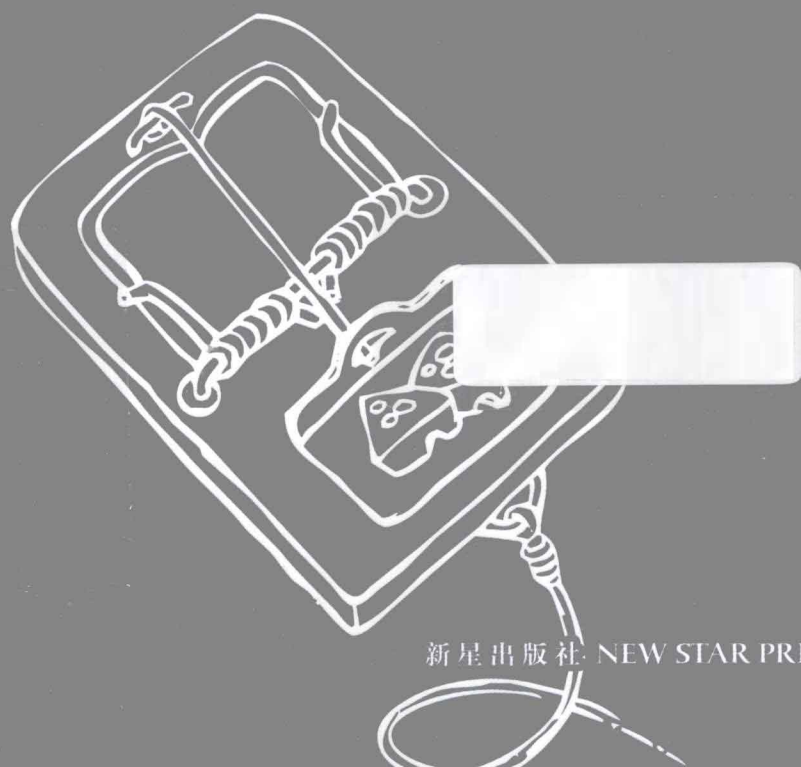


老鼠会

梅永远 著

我的传销江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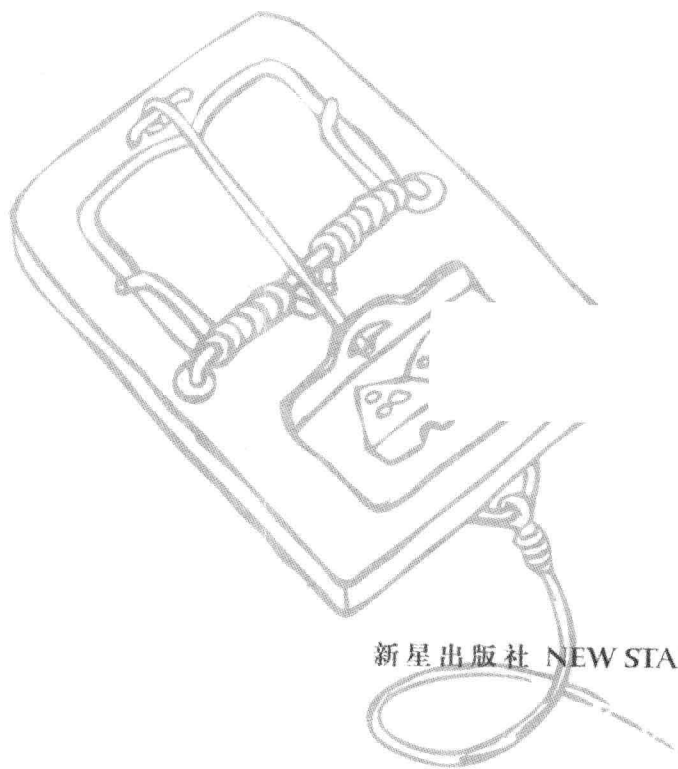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老鼠会

梅永远 著

我的传销江湖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鼠会：我的传销江湖 / 梅永远著. — 北京：新星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133-0744-4

I. ①老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7199号

老鼠会：我的传销江湖

梅永远 著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装帧设计：王凤全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城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15

字数：220千字

版次：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0744-4

定价：2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老鼠会

我的传销江湖

序言

1999年，那是传销事业在中国大陆像病毒一般开始蔓延的一年。我很荣幸，在传销最鼎盛的时期，和它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那一年，痞子蔡的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在大陆发行，让无数纯情的少男少女泪如雨下。我则来到了酷热的广西，和无数虔诚的善男信女汗如雨下，奋战在传销事业的第一线。

当年我离开广西那片热土的时候，我曾经以为，传销会像恐龙一样进入白垩纪。时隔多年，传销业态不仅没有灭绝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，而且还派生出各种新的形态，尤其是近年来火热的互联网运作，更让我们认识到了新一代传销人“一条道走到黑”的坚定决心和与时俱进的敏锐眼光。

老鼠会

我的传销江湖

序言

万变不离其宗，无论传销事业披上何种绚丽夺目的五彩霓裳，其从来都未曾背离过传销的核心原理，这让我们老一辈传销人颇感欣慰：新一代传销人在创新发展的路途上，始终高举着传统思想的大旗。

当然，这也是我决定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。对于那些把传销事业当做毕生追求，或者对传销事业跃跃欲试的同志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掌握其经济原理，认清其核心本质，可以让你们武装到牙齿。

同志们不用告诉我，你们从事的不是传销，而是资本运作、连锁销售、网络营销、电子商务、直复营销等等，当年我去广西的时候，做的也不是传销，它叫加盟连锁！

反正我们的重点是卖狗肉，谁在乎你挂的是羊头还是猪头呢！

老鼠会

我的
传销江湖

目录

第一部 孤帆一“骗”下广西 1

那年的我，一个刚刚毕业的懵懂少年，四处碰壁，找工作无门，正在愁肠百结之时，突然从遥远的广西传来佳音。原来是一个老乡校友在广西混得不错，并且积极招募我过去。我当然欣然往之。长途跋涉之后，达到目的地，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劲。老乡从事的不像是个正经行当。

第二部 命运多“传”陷他乡 59

我在经历过培训和洗脑之后，又经过反复论证，才明白这里做的果然不是正经行当，原来是打着加盟连锁旗号的传销行业。我带着各种疑问，对这个行业进行调查，并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想法，并与传销分子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压骗战争，并成功掩护误入陷阱的老大哥逃跑。

老鼠会

我的传销江湖

目 录

第三部 人生自古谁无“失” 113

由于无法返回故乡，我在加盟连锁内部做着潜移默化工作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我争取到了部分人员的支持，我们协作努力，劝说更多的同事们认清传销的真相和本质，同时，我们也有了一些重大的发现。

第四部 客散江亭“语”未收 165

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找到了一个传销领导人的命门，并成功地扳倒了他。虽然我们没能够捣毁整个传销团伙，但是至少也算解救了一支传销团队，大家结伴返回了故乡。回到故乡的我，开始用亲身经历向身边人宣传介绍传销的害处，最后写成了此文。文章结束了，但是与传销的斗争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
后 记

229

孤帆一『骗』下广西

第一部

那年的我，

一个刚刚毕业的懵懂少年，

四处碰壁，

找工作无门，

正在愁肠百结之时，

突然从遥远的广西传来佳音。

原来是一个老乡校友在广西混得不错，

并且积极招募我过去。

我当然欣然往之。

长途跋涉之后，

达到目的地，

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劲。

老乡从事的不像是个正经行当。

1999年初，我从合肥的一所中专学校毕业。

事到如今，我还常常遗憾自己没能拥有一段大学生活。其实我的中考成绩还是相当“彪悍”的，但考虑到家庭条件，我还是放弃了重点高中，上了一所相当“彪悍”的中专学校。

说它彪悍，是因为学生们尚武好斗，生猛非常，以个人、班级、老乡会为单位战斗时有发生，我虽然从不参加战斗，但还是参加了老乡会，这叫“寻求组织依靠”。

组织里的同志们都很友好，我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。有一个叫黄志玮的老乡跟我一见如故，聊得很投机。小伙子头发有点少，胸肌有点鼓，皮肤有点黑，有很高的“战斗值”和很强的爆发力。如果在战争年代，一定是个打头阵的前锋。在学校，他也是个前锋，踢足球的前锋。

中专毕业后，同学们如鸟兽四散，各奔前程了。1998年开始取消分配，我们1999年才毕业，很悲催。其实包分配更悲催，不知道塞到哪个迟暮的单位去虚度青春，静静等待下岗。

大家都忙着找工作了，联系就很少了。我也一样，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。那时候通讯不发达，BP机对于我来说尚属新鲜玩意儿，联系很不方便，我便和那个踢前锋的黄志玮断了往来。

我在四处碰壁后，心情很低落。

一天，一个中介所拿走了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，又指点我走了大半个合肥，我还是没找到工作。我回去找中介所要求退钱，那个慈眉善目如同弥勒佛一般的老板突然脱掉了上衣，露出一身花花绿绿的文身，甩着一脸横肉，瞪着眼睛对我说：“你再讲一遍！”

我也是个桀骜不驯的人，更何况毕业于一所学风彪悍的学校，我可不会那么听话，他叫我再讲一遍，我当然不会再讲。我立即昂首挺胸地回到了同学“老二”租住的那间十万平方厘米的小屋。

晚上，吃完老二做的“裸体面条”（裸体面条就是清水煮挂面，除了盐外没有任何调料，我们戏称为裸体面条），我跟他借了五块钱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家里没有电话，我得提前二十分钟给村部打，请住在村部的光棍文书去我家喊一声。

电话接通后，我老半天没说话。老爸说，电话费挺贵的。我还是没说话。老爸说，正好家里农忙，找不到工作你就回来帮帮忙吧！

于是，第二天，我又从老二那里借了四十五块钱（加上之前的五块正好凑个整数），踏上了归途。

说是回家帮忙，我却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老爸很惭愧不能为我谋个好的出路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。

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时间，忽然盼来了曙光。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死寂的夜空，一封电报激活了我沉闷的人生。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，撅着屁股踩着自行车，屁股像着了火一样给我送来了一封电报。电报上，寥寥几个字：速回电。后面是一个陌生的外地电话号码，落款人是黄志玮。我曾经在黄志玮的毕业留言册上留下了华丽的字迹，所以他知道我的地址并不奇怪。我奇怪的是他找我有什么急事。

我骑上自行车，也像屁股着了火一样赶到了乡里的邮局，那里有全乡唯

一的公用电话。路上，我的自行车不幸碾过了一摊黑乎乎的东西，那到底是一摊牛粪还是一坨狗屎，成了困扰我多年的谜题。

赶到邮局，我拨通电话，心跳得很快，一是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，二是我预感到自己有好事来临了。我猜路上碾到的就是一坨狗屎，我这种人，向来只有“狗屎运”。

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甜甜软软的女声，带着浓浓的广东腔：“你好，你找谁？”

我说找黄志玮，对方让我稍等一下。这一稍等，足足让我等了五分钟，等得我冷汗直冒。在我口袋里的零钱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黄志玮终于来了。

黄志玮听到我的声音很兴奋，忙不迭地问：“兄弟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现在在哪里高就？”

我说：“高就谈不上，我正等着人搭救呢！”

黄志玮更兴奋了：“不如你来我这边吧！我现在广西的一个企业上班，公司正在招策划人员。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刚过来工资不高，也就三千多块吧！不过，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”

1999年的时候，合肥很多公司招人的标准基本工资只有三百块。

这个不高的三千多块工资结结实实地把我吓了一跳，我马上回答：“我不介意工资低点，只要有提升空间就好。不过，我能行吗？去了，肯定就能上班吗？”

黄志玮提高了声音：“怎么不行？我和部门经理关系很好，我跟他讲一声，你来了就可以上班。”

在愉快友好的气氛里，我和黄志玮结束了这次电话会谈。

回家的一路上，我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畅想中。我想过，在宽敞明亮的办公楼里，我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在键盘上敲打我惊世骇俗的创意；我想过，在翠绿的芭蕉丛中，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壮族姑娘，她和我嬉戏奔跑，清脆的首饰碰撞声和银铃般的笑声散落在南国澄净的空气里；我甚至还想过，那个接电话的声音甜美的女同事，会长着一副如何甜美的面容？

不要说我浅薄，浅薄不是我的错，谁叫我那时候还没女朋友呢？

不要说我愚蠢，愚蠢不是我的错，谁叫那时候传销才刚兴起呢？

我想了很多，心情大好。走到村口，我第一次发现村里那只缺腿的母狗，居然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残缺之美。

回到家中，我迫不及待地向父母传达了喜讯。母亲是个基督徒，不停地感谢着上帝对我们家人的眷顾。而父亲则长出了一口气，他儿子的就业问题，一直是他心头最重的包袱，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了。

母亲的叮咛、父亲的交待均略去不表，第二天，我揣着父亲连夜借来的八百块钱，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

第一站，我来到了合肥，买到了合肥到水洼市的火车票。由于没有直达列车，需要转车，我先到问讯处咨询。问讯处那个冷冰冰的大叔，在我花两块钱买了他一本列车时刻表后，终于露出了和蔼可亲的面容。大叔不厌其烦地帮我找出了一条最快捷的线路：首先坐火车到南昌，从南昌转车坐一站到向塘，然后从向塘搭乘直奔终点水洼市的火车。大叔扯着嗓子对我喊：“时间最短！花钱最少！速度最快！不是我帮你，你绝对找不到这样一条线路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？”

我像小鸡啄米一样点头：“简直太有了！”

大叔满意地露出一口黄牙笑道：“一本列车时刻表，有列车时刻、旅行知识、笑话幽默，还有生男生女的诀窍，只卖两块钱！值不值，值不值？”

我像小鸡啄米一样点头：“简直太值了！”

时隔多年，我始终牢牢地记着这位大叔的音容笑貌。正是由于他的正确指引，才让我在风光迤逦的缤纷南国多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。

因为是第二天中午的火车票，我告别了问讯处，又来到了同学老二那十万平方厘米的租住房。老二看我来了，很高兴，不知道是不是在高兴我来还他那五十块钱了。

老二这次没有用裸体面条来招待我，而是准备了丰盛的三菜一汤：青菜、西红柿、荷包蛋和面条汤，红红绿绿地煮成一锅，煞是好看。其实还是面条，不过已经让我很满意了。当天出席晚宴的贵宾还有老二的老乡，一个叫峻山的小伙子。

峻山个子很大，饭量更大，风卷残云，三碗面条下肚，腮帮子擂得震天响。突然抬头，看见我仰慕的表情，不好意思地抹抹嘴说：“刚从遥远的国度回来，日夜都在思念家乡的山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面条味道美！”

我感叹道：“月是故乡明啊！可惜，我马上也就要背井离乡了。”

峻山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我一个老乡在广西混得不错，我要去投奔他了。”

峻山脸上浮现出了怪异的神色，半天才说道：“哥们儿，别去了，我就刚从广西回来，也是被老乡骗过去的，说是去上班，其实去搞传销。传销，你懂吗？”

我隐隐听说过传销，但绝不相信可爱的黄志玮同学会骗我，立刻从床上弹了起来，高声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不知道我和我老乡的关系，如果我们俩只有一条裤子，他宁愿光屁股也要给我穿。他不会骗我的！”

峻山苦笑道：“我在广西，这种事可见得多了，不要说同学朋友，就是亲娘老子，也照骗不误。你不相信就算了，以后你会明白的！”

我当然不相信，我懒得再理会峻山，一个大步就迈出了十万平方厘米的小屋。

诸位不要笑我笨，人都是在不断的挫折打击和上当受骗中成长起来的，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我。

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会让人冲昏头脑。传销来临的时候，也会让你失去理智。

老二幽幽地点燃了一根香烟，跟了出来。老二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却从来不分给我烟抽。他一头茂盛的头发、一对浓密的眉毛，还有两条黑油油的小胡子，在校园里人送绰号“林子祥”，出了校园人送绰号“林子大”。他是个很温和的人，就算是屁股着火了，也要抽完一支香烟再去灭火。

老二徐徐地吐出了一个漂亮的烟圈，对我说：“怎么，你真的决定去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过了好久，老二抽完一支香烟，才不慌不忙用浓浓的乡音说

道：“黄（防）人之心不可无，你要留好退路啊！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来，从中抽出一张五十的递给老二说：“退路留好了，我从家里带来八百，买汽车票、火车票以及路上的干粮，再减去还给你的五十，我还剩三百多，够我回来的费用了。”

老二挡住了我的手：“算了，你出远门不容易，这钱你带着用吧！”

我把钱塞到老二手里，笑着说：“你再推辞，我就真不还了！”

我这句话吓到老二了，老二没再推辞，把钞票牢牢地攥在手心。我心里知道，上次我从他那里拿走五十块，又害他吃了不少回裸体面条。老二忽然搂着我的肩膀，用力地说：“兄弟，保重！”

第二天，我雄纠纠气昂昂地踏上了征程。老二本来要去火车站送我，我谢绝了。我说，分别的时候搞得那样伤感，何必呢！再说，还要浪费你两块钱的公交车费。

我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老二。他目送我上了公交车，忍不住抹了抹眼睛。我记得，那天风很大，也许有沙子吹进了他的眼睛，也许有虫子飞进了他的眼睛，也许有鸟儿撞到了他的眼睛。怎么不可能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的。

再见，我亲爱的小胡子“林子祥”。

二

7月1日的中午，我一个人背着孤单的行囊，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。不过，我只是那里的一个过客，我的目的地是水洼市。

火车上是一段漫长的旅途，为了让枯燥乏味的旅途生活变得精彩，我为自己安排了丰富多样的膳食和娱乐生活。

中餐是0.65根火腿肠和一桶方便面。其实为了保持健美身材，我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，中午本来只有0.5根火腿肠和一桶方便面。我特意通过尺子测量，在火腿肠上做了清晰的中线标记，防止自己越界。但吃完中饭后，意犹未尽的我想到当天是建党节，为了庆祝一下，又狠狠咬了一口，经过目测，

这一口大约是0.15根火腿肠。

中餐结束后，我小憩了一会儿。第一次长途旅行，我根本睡不着。那种绿皮车，座椅也是绿色的，而且椅背和椅面呈九十度，靠两分钟，脖子就僵硬了。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假寐了二十分钟。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要遵守自己拟定的作息制度。午睡结束，我开始了自己的娱乐节目——看报纸。报纸很快就看完了，我便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娱乐项目开发。我和自己打赌，猜报纸上每篇报道文字是单数还是双数。猜对了我就看对面那个美女一眼，猜错了我就瞅旁边的阿婆一眼。物质匮乏的时候，当然需要精神的支撑。

晚餐是0.35根火腿肠和一桶方便面。晚餐结束后，我开始后悔中午一时冲动的鲁莽行径，被侵吞了0.15根火腿肠配额的晚餐，让我非常不满足。

我又开始了对未来的美好畅想：等以后在广西挣了大钱，我和黄志玮衣锦还乡，我们俩坐在火车上，买上一堆啤酒、熟食，啤酒绝对不买一块五的，熟食也只买荤的。一边大吃大喝，一边海阔天空。

不要说我没有档次，那时候我的终极梦想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等咱有钱了，豆浆买两碗，喝一碗倒一碗。这不仅仅是个笑话，因为咱还没喝过比豆浆更好喝的东西。

我还沉浸在美好畅想中，已经有人实现了我的超级梦想。旁边靠窗的两位乘客，将小小的桌子摆满了啤酒、猪蹄、凤爪、鸡腿和花生米，开始大快朵颐。

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，这无异于酷刑。

最大的亮点是，这两位仁兄一时吃得高兴，竟然脱了鞋，蜷着腿坐在长椅上，甩开膀子胡吃海塞。顿时，酱猪蹄、啤酒沫和臭脚丫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简直让我痛不欲生。

还好，熬到晚上九点多，火车到了南昌，我终于脱离了苦海。佛语有云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愿意回头，那两位仁兄臭脚丫子的极致气味，曾经一度让我怀疑他们是从国家男子足球队退下来的。

在南昌火车站候车厅，我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夜班工作人员。他怕我等车的时候太无聊，一直耐心地陪我聊天，不过他的台词只有一句，嘴里始终念

叨着：“大哥，你就给点吧！”在他不屈不挠的攻势下，我认输了，我给了他两块七毛钱的陪聊费。不是我乐善好施，当我掏出几个硬币，准备挑个一毛的打发他时，他非常热情地卷走了我所有的硬币，还顺手牵羊地带走了我的娱乐器械——那份报纸。

脸皮薄、心肠软、胆子小、经验少，这都是我的优点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都是优秀传销人才的大忌。

在南昌火车站待了三个小时后，我又登上了火车，我牢牢记住了合肥火车站问讯处那位大叔的指点，坐一站到向塘火车站下车，大概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。

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上车后，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，竟然靠在那里睡着了，猛然惊醒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：“完了”！我看了一下电子表，距离上车的时间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！

我惊慌失措地找到一个打瞌睡的列车员，问他到哪里了。他揉揉惺忪的睡眼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慵懒地说：“大概到鹰潭了。”

我一下子就蒙了。这时，列车进站了，也没人报站名。车一开门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飞快地冲下了列车。我想到了与未来相关的几个词语：流落异乡、举目无亲、孤苦伶仃、浪迹天涯。昏暗的站台上，我小心翼翼地问旁边的旅客：“请问这是哪一站？”

那人脚步不停、头也不抬地说了两个字：“向塘！”

我一下子又蒙了，我四处张望，终于在四周的站牌找到了信心——这里真的是向塘。在车站一打听，原来这趟列车在路上停了半个多小时，等候错车，才没让我错过车。

我开始感激上天对我的眷顾，但眷顾这东西是有保质期的。当我走到售票厅去签票的时候，天仙般的售票员姐姐温柔地说：“请再补九十八元。”天，又要加九十八元，这样的话，我的钱就不够返程了！我的退路也没了！

温柔这东西也是有保质期的。当我反复询问售票员姐姐加收这九十八元的依据时，售票员姐姐把脸拉得比排的队还长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这个车是空调车，好车，票价贵，你要补差价！”